

兩個家庭，一個故事

所謂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家庭永遠佔一重要席位。生長在不愉快家庭的青年，像幼苗一樣，受著外間風吹雨打，但只要日加灌溉，亦可茂盛地成長。來自兩個家庭的青年，但卻有著共同家的故事。

一個名叫亞生的青年，是我在男童院當義工的服務對象。外表冷傲的亞生，被控持械行劫，現正等候上庭審判。在群體活動中，他冷漠的回應，平淡的參與，與其他熱烈參與的院童大不相同。遊戲過後，在交流環節，我被安排與他交談。起初他對我存有一點戒心，在數次接觸下，他說出他家的故事。

亞生覺得身處的家庭並不愉快。他父親有兩位太太，他與一父二母共住的生活，日子充滿紛爭和猜忌；不和諧的家庭關係，直推他出家門。他開始結識「志趣相投」的朋友，經常留連街頭，通宵達旦。為逃避家庭的煩擾，他喜歡以音樂作為發洩。為了買樂器，他更踏上歪路，聯群結黨，手持武器四處擄掠，並特意向一些看來沒太大反抗力的小童下手。一天，他終走避不及而被捕，被判入男童院等候聆訊。他表示現在的生活「毫無自由，日日受到管制。很驚被判坐監，更無自由。」他感到前途迷茫，徬徨無助。

就在這刻，亞生一直以來最想遠離的家人，卻在這個時候與他最親近。母親每日風雨不改前來探訪，他亦開始期待看到這張遺忘已久但親切的面孔，聽到句句關懷的聲音，她的慈愛和寬恕直透他心窩。一日，亞生對我笑道：「那日，我竟然向媽媽說『我好掛住你』，這句話我有太多年不會講了。」往後，他任何事也可以向母親說了。

我想起另一個家。

生長在這一個家的青年人是我。我的家庭並不愉快：自幼父親去世，媽媽不幸患上精神病。與性情大變的媽媽和妹妹共住，日子充滿著爭吵和憂慮。加上媽媽不善理財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。我開始於晚上工作賺錢，翌日帶著疲倦身軀上學，努力半工讀完成預科課程。我是家中唯一男性，獨力將擔子背在自己身上，努力地面對家庭的煩擾。但有很多時候會感到疲累，甚至吃力不討好。

亞生的母子關係，令我反思自己與家人的關係。遇到困難，自挑擔子，只會與家人愈走愈遠，誤解漸多。其實，一家人的擔子，一家人承受好了。我嘗試多主動與母親和妹妹溝通，每人的一分力，反令氣氛緩和不少。溝通成為我家最有效的解決問題方法，現在我更會珍惜一起面對困難的母親和妹妹。

亞生的故事並未完結：他已離開男童院，投入新的生活，返回校園，開始擁有愉快的家庭生活，至於我的故事，我有信心我們一家人會合力，繼續創出好的未來。

陳錫寧 21歲 活動見習生
原刊於【20個青年義工的感人故事】